

欢喜冤家

〔明〕
西湖漁隱主人

撰



家庭
書齋

中華書局

插圖

欢喜冤家

撰
西湖漁隱主人
〔明〕

家庭
書齋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

欢喜冤家 / (明) 西湖渔隐主人撰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6

(中华古典名著·家庭书斋·第4辑)

ISBN 978-7-80689-968-7

I. 欢… II. 西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3158 号

终 审 潘自强

责任编辑 曹 琨

封面设计 郭 炜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欢喜冤家

(明) 西湖渔隐主人 撰

出 版 /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 /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

邮 编 / 519001

印 刷 /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228.75

总字数 / 4680 千字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89-968-7

总定价 / 199.00 元(全十册)



导 读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，明清两代尤为壮观。禁毁小说被统治者禁毁的原因，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：一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，书中传播的思想与统治者的思想格格不入，因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作；二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，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背道而驰，因而被认为是蛊惑人心之作；三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原因，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，只是由于作者为统治者所不容，或遭监禁，或遭杀害，其作品也成为禁书；四是一些确实“诲淫”的作品，历来为统治者所查禁。由此看来，在古代禁毁的小说中，真正属于淫书，仍属少数，而大多数作品是为当时社会和统治者所不容才被查禁的。

在这部分禁书中，不乏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，亦有不少是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，是值得发掘出来加以重新介绍给读者的，此次搜集整理出版数十种禁毁小说，兼具阅读与收藏价值，其中的优劣或雅俗，则见仁见智，各有所得。

《欢喜冤家》又名《贪欢报》、《欢喜奇观》等，全书共二十四回，书署“西湖渔隐主人撰”。《欢喜冤家》每回写一个故事，集中描写了各种曲折奇异的婚姻悲喜剧，生动展示了明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，既有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所表示的同情，也有对禁欲主义虚伪性的大胆揭露，还有对女性独立人格及聪明才智的充分肯定。在内容描写上，小说流露出明显的文人和市民趣味，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。

導

讀

目 录

第 一 回	花二娘巧智认情郎	5
第 二 回	吴千里两世谐佳丽	19
第 三 回	李月仙割爱救亲夫	31
第 四 回	香菜根乔装奸命妇	49
第 五 回	日宜园九月牡丹开	61
第 六 回	伴花楼一时痴笑耍	75
第 七 回	陈之美巧计骗多娇	84
第 八 回	铁念三激怒诛淫妇	92
第 九 回	乖二官骗落美人局	103
第 十 回	许玄之赚出重囚牢	118
第 十 一 回	蔡玉奴避雨撞淫僧	135
第 十 二 回	汪监生贪财娶寡妇	142
第 十 三 回	两房妻暗中双错认	148
第 十 四 回	一宵缘约赴两情人	155
第 十 五 回	马玉贞汲水遇情郎	161
第 十 六 回	费人龙避难逢豪恶	172
第 十 七 回	孔良宗负义薄东翁	189
第 十 八 回	王有道疑心弃妻子	207
第 十 九 回	木知日真托妻寄子	220
第 二 十 回	杨玉京假恤孤怜寡	229
第 二 十 一 回	朱公子贪淫中毒计	235
第 二 十 二 回	黄焕之慕色受官刑	244
第 二 十 三 回	梦花生媚引凤鸾交	253
第 二 十 四 回	一枝梅空设鸳鸯计	262

第一回

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◎ 第一回

歡喜冤家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千般思爱一时仇。

情人谁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，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，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，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夕顽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；先生虽教，那里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。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，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，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实时就去寻了媒婆。

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，却说：“几家女子，曰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。余非吉兆。“也罢，用了徐家。”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，倒在姑娘家里养成。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，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屋的人家，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。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。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实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。揭起方巾花扇，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，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美貌，无不十分称好，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题。

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，姓李名

二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滥饮，诱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，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。不想他妻子，一日寻起衣饰，没了许多，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，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。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。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，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。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过，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，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

一日，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，恰好又遇着花林，各叙名姓。李二一把扯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：请着任龙，席上猜三道：五，甜言密语，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，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思饮索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

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那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，四处寻觅方得回来。未见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，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。入棺出殡，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，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，那李二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虽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。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，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睬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。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买了一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，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

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甚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。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。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，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。不料，你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开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。遂你之心，可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。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首。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

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，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遂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初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啧啧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，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销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已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，未免收拾整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。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。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，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那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，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提。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随

歡喜冤家

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。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，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，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多路途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？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。且说三官又到家中，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名唤文助随了，卖办些酒食，拿到花家门首。这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，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往有三十余里路程，到得家中，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，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，终日关闭到今日，且是僻静清洁。我想起来，到那时饮酒欢会，料他即回也不知道，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，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，打扫得且是洁静。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。
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。
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，即将酒肴果品摆下。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媚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，搂作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，怎见得不同？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，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，喜逢情种，浑如拌蜜于糖。也不尝欺香翠幌，也不管挣断罗裳。

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。
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欢饮一番。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。如今天已未牌了，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。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歡喜冤家

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早是有些主意，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，任三官便不与花、李二人日日相共了，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。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佬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便撞入内轩，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，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！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？”二娘正着色道：“伯伯差了。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，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，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，寻你走走，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到里面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，不是要的。只得耐着不言。

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来，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。二娘服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、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，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。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！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，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。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，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。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。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那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，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

歡喜冤家

“既二官不在家，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，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。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？岂有此理！”便大着步往里进，四周一看，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，便飞跑上楼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儿，倒没趣了，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。被二娘千王八，万奴才，骂得一个不住。

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，甚么拈香！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。我走了出来，恰好你回来，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首心强盗，我前番却被他瞒了，你怎么不说！今日又这般可恶。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，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绵软的，被妻子一说，甚觉有理，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。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玷辱，被人耻笑！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快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，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，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、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见，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倒甚是有理。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。李二毕竟探听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唤文助，认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，请他吃几杯酒儿。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三官起来，早已梳洗。先把大门开了，坐在外厢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，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特来望兄。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

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件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嬉。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，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！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，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，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。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，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、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

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家出门。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，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，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乃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。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，家约有数万金，那得会穷！”花二想了道：“奇了，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，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。必须到府上方可实言。”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，二娘点茶吃了。花二又问起原由。媒人道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，才与兄议。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。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。他父亲往京中去了。是他令堂悄悄地央人接亲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露丑。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闷，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。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，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

二娘在门后，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。他便半步不移，细细听了前后说话，暗暗叹息道：“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不远，信不诬矣。”他又想道：“丈夫倘去相劝，毕婚之后，无甚说话方好，倘三郎识出差池，叫此女如何做人？必然寻死，岂不可惜，若不劝丈夫管他，倘此女父亲回来，看出光景，将女儿断送性命，也未可知。也罢，且待他回来再作商议。”只因花二娘起了一点好心，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，这是后话。

且说花二归家，二娘道：“方才之说，我已尽知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花二道：“娘子，这件事不难，我劝三官将计就计，省事些娶了过门。我又有酒

歡喜冤家

吃，又有五两银子。有何难哉？”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，道：“丈夫差矣！你若去说得听也好，万一不听，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？这五两银子，也有用了的日子，况未必有无。我想人生在世，当为人排难分忧。今任三妻子之忧，那任三忧愁一般，当拔刀相助，水火不避，才是丈夫所为。你若听，我倒有一计较在此。”花二道：“贤妻有何妙计，何不为我说之。”二娘道：“方才媒人所言，肚儿高将起来。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。何不赎一服通经散，下了此胎，有何不可？”花二道：“此计虽好，怎生样一个计较赎与他吃？”二娘道：“不难，明日将我抬到他家，扬言我是任家内亲，央告我来说话，他家自然不疑。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，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，自然妥当。”花二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先要破费药金。”二娘道：“痴子！若是妥当，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。”花二听了，拍掌大笑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次日早起，打点了药金，竟往生药铺中赎了一服下药，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，竟抬至张典膳家中。奶奶迎进，叙了寒温，吃罢了茶。奶奶问道：“尊姓？”二娘道：“奴是花林妻子，有事相告，敢借内房讲话。”奶奶引了进房坐定，二娘命众女使俱出外边，方附奶奶之耳，如此如此说了一番。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，千恩万谢，感激无地。一面整酒，一面连忙热了好酒，到女儿房里。通知了此话，把药服了。一时间一阵肚疼，骨碌碌滚将下来，都是血块，后来落下一件东西，在马桶内了。奶奶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多感祖宗有幸，逢着花二娘这个救星。”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。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，谢了又谢。将酒就摆在房内，三杯五盏。二娘起身告辞，奶奶再三苦留不住，开箱取了一封银子，一对金钗，一双尺头、一枝金簪，送与二娘道：“些须孝敬，休嫌菲薄。地久天长，报恩有日，幸勿见怪！”二娘千恩万谢，上轿而归。

天色已晚，花二见妻子归家，打发了轿夫，进内忙问事体如何。二娘把日间之事细细说了一遍，将他送的物件，把与丈夫看了，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，道：“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，还要他的酒吃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忘了，这是阴骘事情，所以去救他。若与三官说知，可不又害了那女子！”花二道：“正是。几乎错了，还是贤妻有些见识，紧紧记在心中，再不说了。”二娘以后与任三官这般情厚，把此事再不漏泄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，又寻不着，又被花二妻子骂了一场，心中不忿。一日，走到花家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口坐下，那周裁缝道：“李官人，想是来寻花官人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正是。”周裁缝道：“今早出去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师父，你曾见任三官，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？”那周裁缝极

口快的，便道：“他是不出门的主顾，怎么倒来问我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，多时不见出来。进去了一番，又不见影，反受了一肚皮臭气，心内不甘。你若晓得这头路，我断不负你。”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，他道：“我这几时不管人间事，若是十年前生性，早早叫他做出来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周师父，你若肯帮我做事，我当奉酬白金五两。”周裁缝听见说许了五两银子，就欢喜起来，忙道：“若要如此，必须生个计较。此事一不做、二不休，不是取笑的。先与他丈夫说知，一齐捉奸，方免无事。”李二道：“可恨淫妇，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，花二故此久不上门，今虽欲通言，奈无由得计。”裁缝笑道：“花二官是酒徒，扯到店上吃酒，中间三言两语，激起性子了，自然妥当。他若不听你，你却教他问我，我自搬他一场是非，自然信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你这几日不出去做，生活方好。”裁缝道：“只有一个张家，要去完他首尾。看早晚去完了，只坐在这里等着便了。”

李二计议已定。次日怀些酒资，恰好撞着花二，倒身一揖。花二假意还礼，眼看别处。李二道：“哥哥凡事三思。自古道：若听一面说，便见相离别。我有许多为你心腹话，不曾与你说罢了。”花二本待不理他，又听他说有心腹话，只得道：“有何话，快说来！”李二见他答话，连忙扯了竟上酒楼。将酒筛下一盏，送与花二。花二只得吃了，也回送李二一盏，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李二道：“且慢些，说将来，恐你酒也吃不下了。”花二一发疑心，只得又吃了几盏道：“大丈夫说话不明由，如钝剑伤人。说明了，倒吃得酒下。”李二故意欲言不言。花二道：“罢，你既不道：我也不吃了，去罢。”李二道：“说来恐你不信，反嗔怪我。”花二道：“我不怪你。”李二道：“也罢，说与你知，怪不怪凭你便是。那任三，这几时你曾会他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数日前，他馆中回来，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。”李二默然。又说道：“哥，前日二娘骂我这日，任三到你家来，二娘把他藏在家里。被我知道了，要进去搜捉。因此二娘急了，反骂将起来的。你是个大丈夫，不可被妇人骗了。”花二想了又想，我妻子好端正的，怎歪说起这般说话，便道：“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，就该直说了是。今据你此言，他两人一定有奸了。此事不是当耍的，可直直说来我听。”李二道：“说也没干。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，不见出来，所以要搜。若是假说，天诛地灭。你若再不信，去问你邻居周裁缝便是。”花二说道：“是了，想此事有些因。多时不见他，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，被你知觉。恐你埋伏捉住，不好出门，反说来寻我，同我出门方可掩人耳目。是了，是了，再不必言，必定事真矣。除非杀了二人，方消我恨。”李二道：“且禁声。事倘不成，反为不美。还须定计，方可除之，”花

二忙问何计较，李二道：“计较倒有，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，反受其害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我自然谨密就是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可今晚扬言，假说明早要往府城去，有何事理。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。不可等他来，你可先出门去。他若来见你不在家，自然又留过夜待我与你探听，如在时报你知道你却回家下手便了。”花二道：“是了，且别着，明日再会。”李二道：“万不可泄漏。”花二说：“不须分付了。”

竟到门首，恰好裁缝在家，叫道：“周师父，有一句话出来问你。”那老周见了花林，便心照了，忙说：“有何见教？想是要我裁衣么？”花二道：“你不可瞒我。我这件事，也料难瞒你，那任三之事，你可曾见来么？”老周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老人家不管这等闲事，此乃阴鹭之事。罪过，罪过。露水夫妻，乃前世定的，只要自己谨慎些儿就是了，何必问我。”花二听了这几句话，实在是了。道声请了，便回家，扯开了门，倒假意儿全无恼色道：“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，可与我打点着，备些酒菜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去何干？”花二道：“去寻一个人讲话。”二娘暗暗欢喜不提。

且说那李二说这场是非，自己心中猜道：“花二回去，必然去问周裁缝。不免随步儿走到裁缝门首一问。”老周看见了李二，连忙走将出来，将花二问的情由叙了一遍道：“十分相信了。”又问李二道：“何计捉他？”李二道：“一面花二只说出路，一面反教任三到家说话。倘或走来见花二不在，自然又上钩了。那时，我与他探听，果然如此，去报老花。管取双双都做无头之鬼，方称我心也。”老周道：“前言不可失信。”李二道：“这些小事，不须分付。”竟去了。

且说次日花二起来，对妻子道：“我今就要府中去。我想前日扰了任三官，今日顺便安排些小菜儿，添着几味，请他来答席。我如今去约他，他若来迟，你就陪他吃了便是。”二娘满心欢喜道：“哪有我陪之理。”花二假意买些物件，一面见了李二，约定今日看任三动静，先将那把利刀交与李二收看。一面自去见了任三，约他下午到家说话，不提。

且说周裁缝被张典膳家家人再三催做衣服，坐定逼他起身，算来不能延推，只得去做。须臾，奶奶出来道：“师父为何事不来，担搁到如今？”这老周叫声道：“奶奶，只因穷忙，误了奶奶的事。今日我对门邻舍花家，有天大一桩事，我要在家里看看的。被管家逼不过，只得走了来。”奶奶听他说出花家两字，问道：“莫非是那花林家里么？”老周道：“正是，奶奶为何又晓得？”奶奶道：“他家与我有亲。今日他家有何大事，可对我说。”老周道：“既是令亲，不便说得。”奶奶道：“不妨，有话快说。”老周原是个口快的

人，见逼得紧，料想毕竟难以隐瞒。便道：“莫怪了我，实对你说，他妻子二娘生得妖娆标致，与一个任三官相好，搭上了。”奶奶道：“那任三官在何方？是甚么人？”老周道：“他父亲做任典史官是的。”奶奶着紧道：“他两个敢做出此事来了么？”道：“走长久了，花林有一朋友，名叫李二，要去踏浑水，二娘不肯，后来被他撞破了。昨日，与花林说知，今日李二定计，假说花林往府城中去，反约任三来家，料然二娘留他过夜。今晚双双定做无头之鬼矣。”张家奶奶道：“你缘何晓得？”道：“李二与我极厚，他说与我，叫我相帮他动手，故此晓得。”

那奶奶听了这番言语，三脚两步，竟入女儿房中，一五一十，尽情说了一遍。女儿道：“如何可救得他方好。”奶奶道：“且不可响，我亲去与二娘说知，救他一命，报他前日之恩。一面着家人骑马速到任家，说与任三官，今日切不可往花家去，有人要害你性命。坐在家中，不出门，可保无事。”女儿道：“娘既自去，还用速些方好。”即时换了女轿，飞也似抬到花家。轿夫叩门，二娘听见门响，只说是任三官到了，开门一看，恰是张奶奶，又惊又喜，忙忙施礼。称谢了一番道：“花官人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为府城里有事，出门去不多时。”奶奶想道：“此事是真的了。”

二娘道：“奶奶里面请坐。”二人轩子里坐下。那奶奶悄悄的在二娘耳畔说了一遍，惊得二娘面如土色，牙关打战，呆了一会，倒身拜谢：“此事若非奶奶来说，必遭毒手。”奶奶道：“一来答报前恩，二来救小婿一命。”二娘感激不尽，就将请三官酒食摆将出来，请奶奶吃了几杯，辞别去了。

任三官在家，正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出门。未及几步，只见张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。附耳低言说了一回。三官大惊失色，沉吟一会，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张家之人进了内吃饭。自家回身坐在书房里想：“我不去，谅二娘无害。不免写一封字，着文助拿了，只说有事不及领酒。花二见时，必不生疑心。”即时封好，文助拿了，竟至花家投下。二娘阻挡道：“叫三爷切不可来。”按下不提。

且说李二留花林在家饮酒，只等任三上钩。李二心下不定，不知任三去也不曾。走到任家，问一个老管家道：“老官，你三爷往花家吃酒，可曾去了么？”那管家便信口儿道：“去了。”李二见说，欢天喜地走向与花林道：“任三已到你家去了。”花林咬牙切齿道：“可恨，可恨！”李二劝着，大碗而吃道：“多吃些，好动手。”不觉天色将晚，花林提刀便走。李二道：“且慢去，待我去探听，或在你家楼上，或在后轩，走去一刀了事。倘然捉不住，被他走了，反被他笑。你可坐在此，再慢慢吃两碗，我去看了动静来回你。”

且说二娘心下思量，没有汉子怕他怎的。只是可恨李二，他帮我丈夫害我性命，想他必然先来探听。我有道理在此！正是：

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

先将灯火点起，放在灶上。又去把大门半掩着，自己坐在中门，暗地里专等李二来。

不想李二把门一推，却好半掩的，一直悄悄走至中门探听。二娘认定果是李二，便叫道：“三郎这边来。”把李二一把搂定，便去扯他裤子。李二一时浑了，欲火难禁，想道：“日常要与他如此，不能上手，不如竟认做任三，快活一番再说。”两个在轩子内弄将起来，弄得李二快活，想道：“我且弄完了回去复花林，说任三不来，且再理会。留下此妇，再图久远。”那二娘故意弄妖作势，李二十分得趣。

且说花林等得不耐烦了，想道：“为何不见来？想是撞着任贼，厮闹起来。倘被此贼走了去，怎生气得他过！”提刀在手，一口气走至门首。见门开的，竟往里走。二娘一心儿听着，听得脚步响，知是花林来了，便大叫：“四邻人等，有人见我丈夫不在家，在此强奸我。快快走来捉他。”李二听见要走，被二娘紧紧拘定，那里动得。花林为人极莽，上前摸着奸夫，一把头发抽住，不由分说，一刀便砍，头已下地。花二又来捉二娘，被二娘早取门拴在手，花二不题防，被二娘将刀扑地一打，那刀早已堕地，二娘忙忙早把刀向小屋上一撩，那刀不知那里去了。花二道：“淫妇，休得撒野。我闻知任贼向来与你通好，今日特来杀汝。今奸夫现死，你何敢无礼！”上前来捉，被二娘将拴照手一下，叫声呵哨，疼死我也，道：“了不得，决不干休。”二娘骂道：“痴蠢东西，世上只有和奸杀妻子。我在此叫喊，你为丈夫的，帮我拿他方是道理。怎么杀了强奸的人，又要杀我。世有此理么！”花林骂道：“休得油嘴。李二说你二人和奸已久。想是今日知我来杀，你故此反叫强奸，思留生命。休想饶你。”二娘道：“怪不了你要寻事，我怎得知。任三叔是个读书人，那有此心。”花林道：“还要油嘴，一个任贼，现杀死在地，还这般可恶。”二娘道：“蠢东西，方才李二进门。他道：‘二娘，向来慕你姿容，相求几次，今日从我，救你一死；若不相从，你命休矣。’说罢，把我牵倒在此。我坚执不从，被他就强奸了。叫得口干。那得人来救我！你杀的是李二，怎说是任三！”花林走到尸旁，取灯相照。把头提起，仔细一看，吃了一惊。竟连忙撒在地下，道：“是了，几次奸你不遂，故生此计。方才狠留住我。他自先来行奸。他想我决未来，放心行事。想皇天有眼，自作自受。且问你，任三今日几时去的？”二娘道：“他不曾来。你出门不多时，着一小厮，拿一